

东盟文艺

统筹：寒川

第522期 马来西亚篇

组稿人：苏清强

伺机而动

李宗舜

贴牢斑墙的壁虎
从小到大,从黑暗伺机
爬到明亮的厅堂

他的嗅觉奇特
只用敏锐的眼力
和不动的身姿

养肥蚊子的鲜血
在无功於心的刹那
成了牠胃囊 最鲜甜的
营养早餐

2023年6月13日梅多公寓

拜年二三事

蔡若禾

上中二课文余秋雨《三十年的重量》——“……全班同学约定在大年初一到所有任课老师家拜年。那时的中学生是买不起贺年片的,只能凑几张白纸自己绘制,然后成群结队地一家家徒步送去。说好了,什么也不能吃老师家的,怯生生地敲开门,慌忙捧上土土的贺年卡,嗫嚅地说上几句就走。老师不少,走得浑身冒汗,节日的街道上,一队匆匆的少年朝拜者。”寥寥数笔,作家就将那个年代学生的质朴醇厚、对老师的敬畏之情刻画得跃然纸上!

对这篇文章情有独钟,因为共鸣,而且感触良深呢。回想我自己的90年代:虽然没有翻山越岭跋山涉水,但与几位好友倒也是得从家乡苦苦等霸王车(那种没有商业执照的客运车),一路颠簸到码头,再乘上舢板过河,复乘搭至少两轮巴士到市区,才汗津津喘吁吁地徒步到老师家拜年的。好不容易去到目的地,每个人规规矩矩地端坐着,老师师娘唤你喝水时才敢喝水,递上年饼零食时才敢客气地浅尝辄止。视一年一度向老师拜年为盛事,可谓诚意十足。

最是喜欢过年时去华文老师和班主任家拜年。平日上课时不苟言笑的老师变得和蔼可亲了,跟学生谈笑风生,感觉特别温馨,如沐春风。

后来,自己也成了老师。年关将近,学生一般会嚷嚷着要来拜年,这十多年来倒也招待了一批又一批为数不少的桃李。不过,从去年开始,我便认真地回拒:等你们毕业后才来。尤其是谢绝团拜,十几二十来人一涌而至,最后个个相对无言。难不成问你近况?明明前天A还在班上喧闹不休,B迟迟不交功课……被学生问烦了,我还得近乎以可怜巴巴的语气祈求学生放我一马:“我们天天在学校见面了,拜年就没什么意思了”

不是吗?难得过年,可不可以让老师有一些自己的私人空间,出去串门子走亲戚向恩师老友拜年联络感情呢?”老实说,这是偶尔有点自闭,偶尔不爱热闹的我的心里话。而其谢绝团拜的最主要原因,是数年前出现了一些拜年小插曲,从此心生阴影——

犹记得那是大年初四的午后,正与三个毕业多年的老瓜言谈甚欢呢,十来个学生在不事先打声招呼的情况下“顺路”拐进我家的巷子,一窝蜂涌进来,握手贺年(有者甚至忘了叫声老师,忘了说句最基本的新年快乐甚至没有眼神对望)后劈头一句“给我你家的WIFI(无线网络)密码。”我不依,忍着气,虚伪地与学生打哈哈:“你来拜年还是玩手游?太没诚意了吧?”

暗示明示显然无效。放眼望去几乎99%的他们在低头玩手机游戏,还一心多地拉着嗓门说废话,噪音不断,完全把主人当空气。有者不稀罕你倒坐着,老师师娘唤你喝水时才敢喝水,递上年饼零食时才敢客气地浅尝辄止。视一年一度向老师拜年为盛事,可谓诚意十足。

约莫20分钟后,学生开始联络下一家的主人:“你回到家了吗?好,我们现在马上过去。”(恍然大悟——原来是把我当临时的休息站)“时间到!下一家!”团拜“统筹”吆喝一声后,他们于是利索地找客厅有年味几的地方“咔嚓咔嚓”打卡自拍,主人识相地闪到一旁,避免成为碍眼的人肉背景。

终于,他们“咻”一声一哄而散,主人心累了,连客套敷衍的力气都没有。“明年欢迎再来”这六个字实在是开不了口。外子及老瓜们从头

马崙荣获亚洲华文作家终身成就奖

秋尼



砂拉越旅游部副部长拿督陈超耀律师(左一)颁发终身成就奖予马崙(左二)



亚华作家祝贺马崙(右二)获颁终身成就奖

由亚洲华文作家协会主催,马来西亚砂拉越美里笔会承办的“第15届亚洲华文作家代表大会”在美乐酒店隆重开幕。砂拉越旅游部副部长拿督陈超耀律师代表亚洲华文作家协会颁发终身成就奖予前马华作家会副会长马崙,并由台上12位主办单位领导人见证此盛事。

马崙表示:“我万分感激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颁予我终身成就奖!早自2019年就有传闻,惟经过4年后,终于落实了,感

到两个举办当局领导人表示感恩!”

遭受新冠疫情的折腾,如今各地逐渐恢复原态,文艺界也逐渐蓬勃热闹,而创立于1992年的亚华作家文艺基金会董事们也开始活动了。从1992年至2011年,共有26位著名作家,包括巴金、冰心、艾青、余光中、曹禺、林海音、黄东平等分别在北京、台北、上海、菲律宾、香

港,马来西亚及印尼等地,由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颁发敬老金。

到了2011年,已举行9次颁发敬老金,而马华作家先后荣获殊荣的已有3位,即姚拓(1996年)、方北方(2004)、马汉(2011),而这回获奖者马崙是第4位荣获者。其间停办12年,今年(2023)续办,往后将按照推行此项极富意义之文

艺项目,以提高辛劳创作的资深文学家地位。

至今写作已有66载(1956开始)的马崙,著述丰硕——文艺创作集共55部、马新文史论述14种、主编重型文学选集9部、堪称资深的文学作家兼本土文学史料研究家。马崙谦谓自己是个幸运获奖人,强调马新优秀作家可不少,祝愿不久之后有继承者,感恩大家!



台上12位主办单位领导人见证马崙获颁终身成就奖

600令吉一杯咖啡?

陈美枫

最近一则报纸报道吸引了我,说澳洲墨尔本的一家咖啡馆,推出一种被称为“黑豹”的格沙咖啡,贵得离谱,每杯竟然要价198澳元(约600令吉)。

什么咖啡,好到可以标上这等天价?天下有哪个大傻瓜会花这么多钱来买一杯咖啡?

哈!我掉眼镜了,真的有个所谓“咖啡鉴赏家”特地从悉尼乘坐2小时飞机到墨尔本,专程去那间叫“骄傲玛丽”的咖啡馆,品尝那以全球其中一种最好咖啡豆冲泡出来的顶级咖啡。咖啡豆产自巴拿马奇里基地区,没人敢将它称为世界最佳咖啡豆,只是其中之一。这岂不意味,即使最本能的咖啡师以这种咖啡豆泡制出来的咖啡,也顶多算是世上最好的咖啡之一吧?

有个时期,印尼特产的麝香猫咖啡,不也被誉为世界最贵最好的咖啡之一吗?咖啡豆被麝香猫吃进肚里,经消化系统洗礼,侵蚀后被排泄出来,再从粪便中将之提取加工,便成了别有一番滋味的顶级咖啡了。这种咖啡因此也有个比较庸俗的称谓:猫屎咖啡。

而格沙咖啡,到底是什么东东?

原来在非洲之角国家埃塞俄比亚西南部的卡法省,有座名为戈里格沙的森林,格沙咖啡树就是最先于1930年代初在那森林中被发现的。这种咖啡树结的坚果(俗称咖啡豆)具有独特的花香和甜味,附近村民大量栽种,目前已传去非洲、亚洲和美洲几个国家,包括坦桑尼亚、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巴

拿马在1960年代开始种植这种咖啡树。它的坚果品质高,味道特佳,因此对其需求十分殷切,然而咖啡树的种植不易,产量又少,物以稀为贵,价格自然紧随需求暴涨,成了当今市面上最昂贵的咖啡豆。

“骄傲玛丽”咖啡馆的东主向外宣称,他售卖的这种顶级咖啡,确是与众不同,风味和特色都独树一帜,喝了有灵魂出窍,豁然开朗的兴奋感。这自然是卖花者说花香,自吹自擂。灵魂出窍是个怎样的感觉,有谁知道?灵魂飘逸后留下的臭皮囊,死尸一具,还有什么感觉?

600令吉一杯的咖啡,我是肯定不会花钱去买来喝的。我喝咖啡多过喝茶,但对咖啡品质的要求不高,只要吸进嘴里感觉舒服,吞下肚时觉得顺喉就行了,2令吉一杯也罢,15令吉一杯也罢,喝得高兴就好。

因此我很好奇,那位来自悉尼的咖啡鉴赏家,细细品味了那杯198澳元的咖啡后,会宣布他的评价和结论吗?和他鉴赏过的其他品牌咖啡相比,如果他觉得这“黑豹”格沙咖啡虽然确实不错,但却实在感觉不到它比其他咖啡好多少,他会据实公布他的判断吗?他可是这方面的专家咧,行家和咖啡迷都会重视他的言论,因此他在发言之前得考量再考量:不佳评价挺可能马上导致该咖啡的价格一落千丈,硬是给予极佳评价又可能违背自己良心,即使保持缄默也不行,因为有个口难言的苦衷可能招来各种诠释解读,造成业内外人士疑神疑鬼,各自猜测

其结论,制造市场混乱。

专家不易为呀!很多所谓专家,经常见报,如果他们的发言内容和视听嗅味触五官感觉相关,可以断定的是,他们不是在大放厥词就是在为商家打广告。五官感觉本来就是很个人的事,我百看不厌的就是美女,听着听着就忘却一切烦恼的就是好音乐,再三深呼吸的就是令我陶醉的花香,衔在嘴里细细咀嚼的就是美味佳肴,捧在手里越摸越疼的是我孙女的小脸蛋。内心接收感官传来的讯息,自有分寸,岂容外人指指点点。

有个朋友,爱音响系统成痴,砸重金购置高档音响系统绝不手软,每几年便换升级版,最终安装了套整20万令吉的系统,特地邀请了我几个朋友去他家出席一场听觉盛宴。在他家的特设音乐室里,他让我们感受各种立体音响效果,猛然听到玻璃杯掉落地面裂成碎片的声音,忙转头看是谁粗心大意,却发现声音来自音响系统,我不禁哑然失笑。

20万令吉的音响系统,肯定好过我那几千令吉的系统不知多少倍,但和一个几万令吉的系统相较,差异就微乎其微了,有几个人真正感受得到那差异?何况人类听觉紧随年岁增长而衰退,频率和贝分都越来越难分辨,有个能让你好好享受音乐和交响乐团演奏的音响系统就足矣!同样的道理,你相信专家真的能为顶级咖啡评分吗?你接受他们的判断为“圣经”吗?

我还是决定保管好我那600令吉,用来支付未来300杯的咖啡钱。